



戰爭倖存者的愛情悲歌

2012-12-23 記者 柯佳好 文



如果以為翻開《愛的倖存者》，會看見男女相戀相依、浪漫刻骨的愛情故事，那可就大錯特錯。相反的《愛的倖存者》描寫的是一段如噩夢般的痛苦回憶，揮之不去的畫面在腦海裡重複播送，即使閉起眼，依然清晰。

《愛的倖存者》是《穿條紋衣的男孩》的作者約翰·波恩2012年在台灣出版的作品。約翰·波恩擅長以動盪不安的時代為背景，刻劃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糾葛，探討人與社會的掙扎與矛盾。《愛的倖存者》是一部以戰爭為背景的小說，書中探討英國1900年代初期的各種議題。包含戰爭對人性的摧殘、愛國主義的迷思，作者著力最深的則是社會框架下的同志愛情悲歌。



《愛的倖存者》封面。(圖片來源/誠品網路書店)

穿梭時空 品嚐人性

以小說而言《愛的倖存者》的篇幅並不長，但它的敘事手法卻讓讀者穿梭在不同時空，小說分為七個章節，前面六個章節交叉描寫前往諾威治所相遇的種種人事物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軍旅生涯的與威爾產生的曖昧情愫。直到最後一章，時空大幅挪移到1979，主角崔斯坦用「世人終將知道我才是那個最不堪的羽毛人（懦夫）」為自己的人生作結。

除了章節與章節之間時空的轉換，各個章節中也夾雜著崔斯坦的意識流及童年回憶，作者巧妙地在一個個回憶片段裡埋下線索。才剛解讀完的情節，馬上被新的線索推翻，因此當線索越多讀者的心懸得越高。到故事最後，才恍然發現這是晦暗到骨子裡、沉痛到心靈深處的小說。

飄移在時代裡的軍人

《愛的倖存者》以第一人稱書寫，讓讀者深入沙德勒的內心自白，並感受每一句話背後所隱藏的情緒，而小說成功的地方在於主角沙德勒性格的塑造：一個緘默、不多話、不擅於表露情緒的退役軍人，或者也可說沙德勒雖然是主角，但卻有著「背景」般的性格，沒有鮮明的價值觀，更沒有的堅定不移的信仰。於是，他的所有行為都不會讓人感到意外，簡而言之，他在時代裡飄移，在戰火中迷失，在愛情裡痛不欲生、失去自己。

但除了主角之外，書中的大部分的角色性格都不怎麼鮮明，加上主角背景般的性格，這部小說在人物的性格描寫上或許可以再多花心思，否則讀者們眼中只關心著慢慢吐露的回憶以及事件發展的情節線索，而難以融入人物的情緒和想法，對於人物的遭遇也難以感同身受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信的煎熬 難以言喻的焦慮

故事開始於從倫敦前往若英國郊區諾威治的火車上。崔斯坦在戰爭結束兩年後，終於提起勇氣寫信給威爾的姐姐瑪麗安，說明希望歸還威爾的信。帶瑪麗安在戰時寫給威爾的信，前往他的故鄉諾威治拜訪瑪麗安並將信件物歸原主。

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崔斯坦心中對於這趟旅程強烈的焦慮感，在旅館嘔吐、肌肉痙攣，甚至想像自己被警察遣送回倫敦。透過這些鋪陳，讀著知道雖然崔斯坦對於這趟旅程有千百個不願意，但還是勉強赴約。小說的結局，黑暗到令人冷不防地打哆嗦，直到最後，讀者終於懂得那痙攣的右手背後，所代表的是誰也不願踏入的萬丈深淵。

槍林彈雨中的愛國心

如果說愛國主義是一種社會框架，一點也不為過。在當時的時代氛圍裡，成為軍人是一種榮耀。即使他們處在朝不保夕、間不容緩的戰場，很可能在下一刻就因為敵軍的一顆子彈而命喪黃泉。但雙親仍然以獻身沙場的孩子為榮，兄弟依然以奉身效國的手足為耀。成年男子理所當然地要為國出征，把馳騁沙場當成一件浪漫而英勇至極的崇高作為。

「我二十一歲，已經認定我的人生有部分已告結束。」這是崔斯坦·沙德勒結束兩年半陸軍生涯後的自我宣告。作者在書中探討愛國主義以及軍隊制度對於人性的剝奪。在紀律嚴明的軍隊裡、在殺戮冷血的戰場上，大家都有全新的稱號，他是「中士」、他是「下士」、他是「二等兵」...，每個人都失去原有的身分、失去原本的意識形態，從踏入軍隊的瞬間便屬於國家、屬於政府、屬於所有人民，不再屬於你的家庭朋友。

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德法邊境，八呎下的戰壕，頭頂上的槍林彈雨。崔斯坦·沙德勒從戰爭中平安歸來，他的部隊裡有二十個人，二十個男孩。只有兩個人回來。一個瘋了，一個是他。但他卻說：「我不覺得自己存活了下來，我覺得我只是會呼吸的空殼子罷了。」除了戰爭對人性的無情剝削，軍隊中制式化的管理使得每個人都不再是原本的自己。即使戰爭結束後，歸來的人依舊帶著一種緊繃、一份濃濃的憂鬱，甚至是恐懼感。

作者用諷刺的手法描寫埋藏軍隊紀律底層的殘暴不仁。詳細描寫殺害俘虜、攻擊看不順眼的良知反正派等等行徑；甚至經過砲火的洗禮後，軍人對個別的殺戮無動於衷、殘酷不仁。讀者藉由這些事件深思戰爭的意義，探討愛國主義盛行的年代，為國犧牲的價值何在。



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壕溝中作戰的士兵。（圖片來源／後備軍友俱樂部）

時代下的同志愛情悲歌

而另一種社會框架更是從小到大、無時無刻網綁糾纏著崔斯坦。比起戰爭，或許愛情更可以解釋崔斯坦·沙德勒的哀傷無望的自我宣告。右手手指的痙攣與顫抖，可以說是沒有鮮明性格的崔斯坦，最鮮明的個人特色。痙攣是因為扣下板機的手指轟下了德軍青年的腦袋？還是戰場的殺戮造成無數個慘絕人寰的人間哀歌？或者是為了自己的倖存感到罪惡？

讀者在故事結束，抽絲剝繭，釐清原因後。將可以發現右手手指的痙攣，源自親手終結的愛情，更是出於社會框架的壓迫。「戀愛過兩次，而且還被愛情毀了兩次。」直到沙德勒終於道出苦不堪言的回憶，才明白他始終走不出枷鎖的原因。這個枷鎖源自於社會框架，由父權社會下的每個人親手鑄造。

在當時同性之間的愛情是禁忌，能夠勇敢看清楚自己的性向，勇敢追尋自己所愛的人更是少數。不像大多數人佯裝自己與社會中的其他男性無異，娶個妻子盡延續生命的社會責任。作者巧妙地以崔斯坦認清自己，追尋生命中的所愛；對比威爾用所謂的「朋友」之稱定義此關係，塑造心

中的矛盾與困惑的撞擊。兩者的對比，象徵著新舊思維的對話。

雖然崔斯坦與威爾曖昧的關係可以說是這部小說推進的動力，但作者對於兩者間的互動、情感描摹，還是採比較隱晦的鋪陳、若有似無的手法，讀者只能從文字對話中隱約感受到不同於他者的氛圍。如果作者對於兩者間的互動及情感交流的刻畫篇幅可以再多一些，整部小說一定可以有更大的情緒張力。

衝破藩籬 走出命運

《愛的倖存者》書中的每個人物都被所屬的社會框架所牽制，寫下時代裡的悲歌。除了沉浸在書中悔恨幽暗而殘酷的結局之外，讀者應該反思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、反思自身的靈魂與價值，也許在所面臨人生複雜而毫無頭緒的抉擇路口，能夠突破框架做最真誠的自己。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
獲得世界象棋聯合會認證的特級國際大師馬仲威，他下棋的心路歷程，與對臺灣棋界整體環境的看法。

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



近年來，情殺案件頻傳的現象，來自於社交媒介轉換、媒體的連鎖效應及教育體制的根源，情感問題是大眾關注且必須學習的議題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